

中31

區邊豫魯冀晉

四十之書叢小作創菰文

解放『5000發電廠』

著 等 克 曾



行發店書華新北華



目 錄

解放「5000 發電廠」.....	會克(一)
橋.....	彥夫(一七)
衛生員的榜樣.....	馮牧(三一)
計劃.....	蘇策(四〇)
水蘿蔔的糾紛.....	劉寶榮(五一)

解放「5000發電廠」

曾克

響了一夜的槍聲，到天亮漸漸停止了。紙坊發電廠的工人們，懷着失眠的緊張的情緒，沒有等到大門口鍋爐上，那代替氣笛用的洋鐵筒的響聲，就急燥得想跑出宿舍。他們在屋子裏悄悄的互相低語着：

「呵呀，我們八路軍同志，這一晚上可夠辛苦啦！」

「情況不知道到底怎麼樣？」

「聽槍聲就在東紙坊，彭城一定進去了。」

「真急人呵，只有三四里路，怎麼還沒打進來呢？」

「不曉得上夜班的聽到什麼動靜沒有？」

「……………」

2
被又寬又深的溝壕，多刺的鐵絲，及電網層層圍封起來的兩平方多里的大院子，是死一般的寂靜。只有那座落在院子正中間的總機房裏，〇〇〇基羅瓦特的發電機，轟隆的在震響。

工廠雖然被包圍在恐怖當中，可是照例的早操又開始了。日本人，電警隊，以及沒有值班的中國工人，都集合在總機房前面一片廣場上。當早操剛一結束，廠長澤野這個被工人叫做「窮八點」的吝嗇鬼，就立刻開了口，讓上那一撮小鬍子，做了一個手勢，用着嚴厲的聲色，把工人們趕到工廠的各部门裏去了。

從修理部的窗戶，工人們發現廣場上只留下日本人。這時，工場皮座榮伸着他那長脖子朝外看了一會，自言自語的說：

「窮八點那傢伙，不知道又在做什麼！」

四十多歲的老工人劉關中，激動的接上來：

「他還有什麼好事！天天因為一顆釘子，一滴汽油，一塊煤炭，一根鐵絲也要打人罵人。規定八個鐘頭一個班，硬叫咱們受十個鐘頭洋罪，還限着屁股窮雞巴叫：小小的八點的！我操他祖宗！」

皮座榮手中的小老虎鉗子，停止了轉動，他發怔一般的向廣場注視着。工人們也都擠上頭來，瞪大了好奇的眼睛。

一排日本人，面朝東北立正的姿勢站着。窮八點雙手插在寬呢子大衣口袋裏，站在

大家前頭。他們靜默的，嚴肅的，像在等待什麼。一個勤務兵從大門礮堡上走下來了。他手中抱着一個紅綢子包，直向廣場跑來。當他氣喘喘的舉着紅包，一到窮八點的面前，窮八點就撲的跪在地上，虔敬的雙手把它接到手裏。立正的人們也立刻彎下了腰。窮八點捧着從包裏取出的一張東西，便咕哩咕嚕的給大家唸起來。他的聲音有些兒抖顫。這聲音好像給傾聽的人們帶來一個突然的驚恐。窮八點的宣讀雖然已經結束了，可是人們猶如失掉了什麼，好半天才垂頭喪氣的分散開。

總機房裏一片音響。門頭上氣碌受抑壓一般的炸裂的叫着。水碌房及各部门的機器吞吞的轉動着。聳入雲際的大烟囱，噴吐出濃密的黑烟，八月的高爽的天空，被通得一片霧沈沈的。

皮座榮從修理部走出來，到了總機房。他應付責任的，馬馬糊糊的看了看鍋爐房，發電機，就爬上一架高聳的直豎的鋼梯。煙霧在他周圍瀰漫着，一陣陣塵埃似的煤屑，從梯口上向他滿身撲來。在送煤的高車上站了一會，他像剛從煤窖裏鑽出來一樣，帶着滿手滿臉的黑油灰，又朝電台部走去。剛一走進門，皮座榮頭一眼就發現日本工人伊田，用着比平日更親切的眼光在迎接着他。平常沉默寡言，和中國工人同樣受着奴役的伊田，今天有些異樣了。他嘴巴幾次想張動，好像要對皮座榮講什麼。

皮座榮會意的走到伊田眼前。伊田朝四下看了看，趁着另外兩個工人，正聚精會神的在撥拉着紅綠燈。他就耐不住感情的激動，悄悄的對皮座榮說：

4
「我們投降的有。天皇詔書來了來了。工廠日本的不是，中國的。你們的掌櫃的八路來了，不怕，你們的死拉死拉的沒有，統統能說話的有。我跟你的一樣，兵的不是，苦力苦力的。死拉死拉的也沒有。我不常說過的。我只管電氣，別的不管的。你們好幹活吧。……」

皮座榮點點頭，拍拍伊田的肩膀，用着安慰的口氣說：

「是的，你的死拉死拉的沒有。」

晚上，槍聲又不斷的在澄陽河的東岸響起來。工人們帶着焦急的希望，在不安的工作着。這時，第八點忽然走進了修理部，他在風車旁邊看了一會，便對皮座榮說：

「皮，你們大大的辛苦的。修理部夜班，現在統統休息的有！」

於是，工人們便走回了沒有燈光的宿舍。

皮座榮在自己的房間裏走來走去。他的女人在病中無力的呻吟着。躺在她身邊的新生的嬰兒，由於過度的飢餓，又不住的在沙聲的哭叫，皮座榮好像完全沒有聽見似的，他只是伸着他那長的脖子，從半開着的屋門，向修理部那邊望。他心頭爬上一個疑慮，他看見修理部的電燈並沒有熄滅，通紅的爐火時時從窗戶裏迸射出來。在旋輪呼呼的轉動和鐵錘緊張的乒乓聲中，他隱隱約約的聽到第八點下命令一般的咕嚕的叫聲。

——狗畜的！還想趁着投降來搞我們一下子嗎？

皮座榮獸獸的思索着。他從修理部現在的情況，不能不想起發生在三個月以前的一

椿痛心的事。那也是像今天晚上一樣，工人們突然被停止了夜班，但窮八點和幾個日本人，在修理部忙了半夜，天一亮，一架絞首機抬來了。一些工友們和大批從別的地方細細來的老百姓，都背負着暗八路或私通八路的罪名，充當了這新機器的試驗品。

，他的女人從高熱中一陣清醒過來，她拍了拍哭着的孩子，側歪着頭叫着皮座榮說：『睡吧，你還在那想什麼呢？日子就是這麼熬煎人呵！』月子裏，連口雞湯都喝不上，娃娃落地七八天了，還沒有吃口飽奶。配給那些草子，豆餅，長土絮的小米子，連好人也湊活不住呀！咱們一天到晚鬧電汽，供他們峯峯礦上五六個井口出煤炭，叫咱們燒料渣，晚上連亮都不能照，老日子硬要把咱們活活逼死。……』

『你不要囉嗦吧，好日子快啦。』皮座榮說着，機警的朝外面看了看，輕輕的把門關上。『反正老日子已經撐不住了。八路軍這就要打進來……』

『是嗎？……』

她掙扎的坐了起來，探着身向窗戶張望着。她的聲音裏透出一種希望的，輕輕的歡笑。

二

第二天早晨，皮座榮顧不得洗臉，就跑到劉開中房裏去。他坐在炕頭上，壓低了嗓

着急切的說：

「老頭，情況越來越緊啦！怎麼峯峯那邊開出來的汽車，從門口過了半夜，還不是老日子退啦？也許八路軍已經進了煤礦。咱們大家還是商量一下，想法子去國人打聽打聽情況，跟八路軍聯絡聯絡，叫他們快點打進來吧。」

「我夜裏就沉不住氣，想找你去，這個時候咱們不動，還等什麼呢！從太原來的時候，咱們不就打定了主意，要是萬一不成，就爬山到八路軍去。我看你出頭先跟大家談談。咱們修理部平素跟那一部來往都多，很多事，大家靠着你，誰也佩服你的技術，只要你出個主意，包管大家贊成。」

皮座榮謙虛的笑了笑，正想說什麼，院子裏有人怪聲的在喊他。

劉關中一聽，機敏的小聲說：

「西瓦——西瓦！」

皮座榮很鎮定的走出去。一個身材低矮，穿着中國式的短裝，流氓似的日本人，走上前來，一句話也沒有講，一把揪住皮座榮的胳膊，朝西走去。他的舉動使皮座榮感到驚慌。對於這樣一個最近才從峯峯調來的殺人魔王，誰一見了他，都會想到災難要臨到自己頭上。多少中國人被活活的扔進了煤井！現在情況很緊，皮座榮很難想像會遇到什麼意外的不幸。

踏過一片隆起的煤渣堆，到了總機房門前，皮座榮抑止着心跳，大口的喘着氣！

「咱們去看那一部機器呢？」

西尾一聲不響，只是回過頭來，用他的一對斜眼看了看皮座榮，把左手一揚，一直溜了小電燈門，便定到廠長住的院裏。皮座榮的心卜卜的跳着，他隨着西尾溜了從來沒到過的第八點的屋子裏。他一抬頭，就在一張棹子上看見一把二尺多長黃亮的馬刀。他的寬大的額頭上，冒着冷汗，眼睛一陣昏花起來，屋子裏其它的東西都變得有些模糊了。

西尾一屁股坐在一個活動的轉椅上。兩條腿往棹子上一蹶，伸手抓起一個大酒瓶就往喉嚨裏灌。好像完全忘記了跟着他進來的人。

一瓶酒喝完了，他又抓起一瓶。突然，他的屁股一搖擺，紐轉了椅軸，他唬的一聲跳起來，將酒瓶遞到皮座榮的臉前。狡猾的笑着，

「你的，米希米希的有！」

皮座榮看了看逼近自己的西尾，又看了看馬刀，心裏想：反正已經到了這種情形，死活不在這幾口酒上。他硬着頭皮，把酒瓶接過來，喝了幾口。這時，皮座榮開始發現屋子裏的東西，像剛才鬧過什麼風波一樣，弄得很散亂。能夠開開合合的紙板夾壁，都一頁一頁的散起來。草榻上滿是破碎的紙張。半天，他沒有看見第八點，連第八點的老婆，和兩個小孩子也不在了。接着，他又聽見隔壁副廠長那幢洋房裏，也掀起了瘋狂的醉酒聲，和日本腔調的哭鬧聲。

西尾有點醉了。他故意裝出親熱的樣子，一隻手在皮座榮肩膀上拍了拍，鬼鬼祟祟的說：

「皮，你是好幹活的。告訴你的有，廠長走了走了的。八路打來的有。我對你們苦力大大的好心。……」

說着，他有點支持不住的樣子，眯着兩隻斜眼，詭詐的笑着，倒到轉椅上了。皮座榮一度緊張的神經，像拉緊的弓弦，立刻鬆弛下來了。他從西尾的話裏，已經意識到自己沒有什麼危險。他又分明的看出西尾找他來，是帶着一種惡意的拉攏的企圖。他低下頭，用憎惡的眼光，偷偷的盯了西尾一下，很快的用手推了推他那似乎發着一般的身子。

「我的，回去了的。我老婆病着的有。」

西尾好像沒有聽見皮座榮的話，他蜷縮在轉椅上，頭在胸脯前低垂着。

皮座榮又叫了幾聲，西尾仍然沒有動靜，就跑回修理部了，他開口就說：

「哎哎！我告訴你們，第八點和副廠長他們都走了。」

說。

「呵！我們一上班就發現昨天晚上是修理的汽車零件，原來他們都跑呢！」劉關中

皮座榮把在西尾那裏的情形，對大家談了談，劉關中搶着說：

「那麼，你看咱們早上該的事怎麼辦好？」

皮座榮思索了一下，高興的說：

「馬上就做嘛。我就到各部去跟大夥商量一下。」

三

從下午就在四處響起的槍聲，是越來越密集，越來越向工廠逼近了。插着白旗子的日本汽車，在公路上也逐漸稀疏起來。沸騰了的「5000發電廠」，衝破了長久抑壓的沉悶。四個牆角和大門上的五座碉堡裏的電警隊散亂了。大門前的崗哨也不見了。日本人有的已經逃走，有的陷入了張慌和驚恐。工人們好像再沒有什麼顧慮和恐懼。不論在機房裏，宿舍內，或者院子中，大家都在興奮的開竈着。有的人爬到高處，每當一片火花爆裂開來，人們就如同看見八路軍更向自己躍近了，就禁不住的要歡跳起來。連家屬們也都跑到院子裏探聽消息，準備迎接八路軍。

總機房二層樓上公務室的門敞開了。這個房間原來是日本廠長、監工和技師們商討廠務和監視工人的辦公重地。工人們不但從來沒有人進去過，就是在房子附近走過的時候，都會輕手輕腳格外小心，防止觸着了秘密電流。現在，秘密電流的電門關閉起來了，二百五十燭燭十光的球形燈泡，發射着乳白色的亮光。這亮光第一次照着工人們塗滿汗油煤灰的臉孔！

各部工長和沒有上班的工人們，都自動的聚集在這裏，熱情的喧鬧着，聲音幾乎淹沒了馬達的震響。從玻璃櫃裏，書架上，甚至牆壁上，搜集各種可以寫字的紙張，打開了紅藍墨水瓶子、水筆、毛筆、棕刷，一齊揮動起來，你寫我粘，數不清的標語小旗擺滿了一房間。

「歡迎八路軍！」

有些人竟把這心底的歡呼，寫在自己的手巾上和扯下來的褲腰襯衫襟上。

皮座榮擠在衆人中間，和大家一同忙碌着。他那寬大的額頭上又是習慣的冒着大的汗粒。他一面抹着漿糊，一面對大家說：

「咱們今天盼明天，八路軍眼看着盼來啦。誰都想把心掏出來歡迎他們。可是現在工廠裏外都亂嘈嘈的，我們一定要注意可不能讓壞人搗毀了機器。」

「是呵！保衛機器，比拿什麼歡迎都好。」人們異口同聲的說。

劉關中，脚上雖然生着瘡，却完全忘記了疼痛。他爬上了凳子，將頭從衣縫中擠出來搶着說：

「咱們給老日子受了幾年，天天給他們磨洋工，想破壞他們的機器。八路軍來了，咱們可不能那樣了。要保持機器一分鐘也不停，還要拿出自己的本事，把電發得更足更大。一會，我親自上高車，照管着讓煤上得更快些。皮師父可以裏裏外外多跑跑，給大家報報信，各部機器如果出什麼毛病，盡管喊我就可以啦。」

機械部工長張合年，指着自己有幾顆稀疏麻子的圓臉，開玩笑一般的說：

『老日子看我這個臉就不順眼，什麼事都跟我鬧彗把。嗨嗨！他越這樣，我越不幹！我不怕。我頂他狗日的。』發電機轉不轉，修理部的事咱不管。『現在，八路軍要來，你們看看，總機器大小問題我姓張的一手包辦。』

皮座榮看了看正在畫小旗的電台部的童工劉保童，親切的說：

『八路軍這回可給你爹報了仇啦。你快跑回宿舍去看看，我叫他們燒水，準備的怎麼樣？告訴你娘，今晚可不要睡啊！』

劉保童像大人一樣，一邊向外走，一邊轉過頭來大聲說：

『皮師父，晚班電台上留我一個人管就可以了。我保險電表不出什麼毛病，你們忙別的吧。』

半個月來病在床上的、運炭部的工長董書勸，不知在什麼時候也掙扎着走到公務室來了。他不安的說：

『你們這樣忙，我在炕上也躺不住啊。情況這一亂，通順井的小火車，一天沒送煤了，鍋爐每天要燒五十噸煤，眼看就供不上了。我領着大家自己用簣推煤吧。』

皮座榮聽了大家的話，他更高興了。他用袖子抹了一把額頭上的汗，笑着說：

『好，咱們就照着自己辦的去做吧！各人保證各人，還要推動別人。』
說完，他吩咐了坐在自己身旁的、正在寫報聯的俞子就：

「老金，你把各部工人的名字一齊開下來。大家都提議蓋個手印，表示決心保衛機器。誰最賣力氣、最積極，把他頭上記個圈，八路軍可埋沒不了一個有功的。」

各部門的工作，在從來沒有過的緊張情緒中進行起來。皮座榮負起臨時總指揮的任務。他將總機房各部統統巡視一週後，急急忙忙向南邊水碓房走去。倉庫助理員朱振興來對他說：

「皮師父，倉庫的兩把鑰匙，還在西尾手裏呢，你看怎麼辦？」

皮座榮一聽，很有把握的說：

「不要緊，我有辦法。」

走到西尾住的地方，皮座榮看見屋子裏，一片火光，他扒在玻璃窗上向裏面望了望。西尾和另外兩個日本人正在那兒發瘋似的把話匣子、衣服、被子都往火堆裏扔。皮座榮看出他們就要準備逃跑，他本想趕快回去找幾個工人來，把他們收拾了，可是，他仔細一看，靠屋門口旁邊，架着一挺機槍。他只好一個人大着胆走進屋子，想着先把那兩把鑰匙搞到手裏。

西尾一看見皮座榮，他驚了一下，問：

「你的什麼的幹活？」

皮座榮很沉着的站着。他用手比了比鑰匙的樣子，說：

「我們苦力的，吃的喝的沒有，倉庫的門開開吧！」

西尾遲疑着不願煩的叫了一聲。

皮座榮一看有些困難。這時，他機警的隨着外邊的一陣騾騾，將右手的姆指和食指，伸到西尾的面前。他瞪大了眼睛，恐嚇一般的這樣說：

「你聽，打進來。你的死拉死拉的有。……」

兩個日本人跳到機槍跟前。西尾縮着脖子，兩隻斜視的目光嚇得發直了，他把從腰袋裏掏出的兩把鑰匙，不自主的往棹子上一扔，就跳出門去，皮座榮很快的把鑰匙抓起來。一到院子，他看見西尾和兩個日本人，跳上了停在院子裏一輛汽車，他們用機槍突然的掃射着，便衝出了大門。

這一夜，工廠裏沒有一個人閉着眼睛。當東方發白的時候，皮座榮正在高車上和劉關中一起裝置一個汽笛，滋陽河掀起一陣激流的巨響，他看見黑鴉鴉的人影，在河中間往工廠這邊移動。這樣，皮座榮放開喉嚨喊叫起來：

「八路軍過河啦！快把大門開開，把電網的電門關起來……」

在狂熱的歡呼聲中，皮座榮和劉關中把準備在身邊的一面用好幾條繃口袋染成的大紅旗子，朝着河那邊使勁擺了幾擺，掛在機房最高的地方，開始飄揚了。

『5000 發電廠』解放了。八路軍的同志們好像走回自己的家，個個面帶笑容，唱着歌往工廠裏走。

皮座榮站在高車上，兩隻胳膊不住的搖擺。他唯恐別人看不到自己，就跳着腳，伸着他那長脖子，舉着他那被機輪輾傷過的右手，向院子，向大門口高聲吆喝：

『噢！好同志，你們大家太辛苦啦……』

隨着他的呼喊，很久很久沒有聽到的汽笛聲，第一次在工廠上空宏亮的鳴叫了。紅綠色的小旗子滿院子飄動。工人們叫着笑着，把八路軍男女同志緊緊的包圍起來。工人家屬們、老太太、女人和小孩子，有的提着桶，有的端着盆，有的抱着碗，一趟又一趟的在奔忙着。

『喝點熱湯吧，暖暖和身子。』

『呵呀，看你們褲子都濕啦，快回家烤烤吧！』

『……』

關切的慰問聲，在人們中間流動着。

皮座榮的女人，提着一小桶水，扶着牆，剛走出宿舍，就支持不住的跌倒在地上了。

。她爬起來，呼吸短促的在向人們叫：

『你們誰來……把這桶……水……給……八路軍……同志……』

有人跑來把桶扶回屋裏去了。

早晨的陽光照着院子裏的大門。八路軍的同志也同樣笑着，叫着，親切的向工人們表示着內心的謝意。在一陣熱烈的鼓掌聲中，當那個隨着八路軍來工廠工作的王健同志給大家講完了話，皮座榮從人孔裏走出來，對大家說：

『剛才八路軍同志給咱們講了很多鼓勵的話，咱們要好好記着。保衛機器是咱們應該做的事情，說不上什麼感激。以後，工廠是咱們自己的了，大家都要提起勁來，好好賣力氣幹……』

工人們用一致的呼聲，回答了八路軍同志和皮座榮。工作的熱潮很快的在工廠各部門掀動起來。一寶貴的煤，工人們輪流的推着，送上了高車。鍋爐房的空氣更加緊張。工人們手裏握着又粗又長的火鉤，吭隆吭隆的打開了鐵火門，使勁向外掏着煤渣。從前，在鍋爐房上面，他們經常偷偷的蓋上這些東西，故意來減弱火力。現在火力是突然的激增了。爐火的火舌，時時從火門裏噴射出來，工人們的臉跟火一樣紅。他們光着的背脊，豆大的汗粒不住的往下滾。幾口大鍋裏的水咕嚕咕嚕的沸騰着。汽表上升了。汽缸的爆炸聲更劇烈了。風車，發電機，競賽似的呼呼的轉動。……

皮座榮帶着八路軍同志，把工廠的各部門看了一遍。他把那兩把鑰匙交給了王健同